譯著

成人教育在社區發展上之應用

張秀卿譯

摘要

既然社區參與是有效社區發展所必具備的條件，我們就得要考慮到幾個特殊的方法，來幫助社區組織者獲得所需的參與。成人教育與社區發展共有幾個相類似的目標：如加強自我引導、自我信賴以及持續性之學習及發展。成人教育是一種比較有深度的方法，所以吾人如要將其原則應用到社區發展上，祇能選擇一些符合某些情況者來做。所謂情況就是指權力關係、機構之結構、社區動力及社區組織者之角色等。將這些情況加以認清之後，再把成人教育之原則應用到社區發展方案之需要評定、方案設計、執行及評估時，才有獲得社區參與之可能。

前言

爲了自己社區之發展，祇要努力地參與，保證可以獲得工作步驟及必要之學習。當社區發展之實踐者了解了這一點以後，他們自然也就會了解，祇有當社區本身有能力並有意願接管這些責任時，參與才能產生及被加強，能力這件事是重要的，但可惜常常被忽略了。我們常常要求最沒有辦法的一羣人提供許多資源（Gillel,1980）。參與及自治不但需要時間也需要大量的自我訓練（Fuglesang & Chandler, 1986），因此我們必須去認清那些步驟，而對社區民衆提供必要之工具及必須之學習，以使他們有能力來參與自己的發展。

成人教育持有這類之工具，它可以提供可能廣泛應用在社區發展方面的有顯明結構的方法。成人教育及社區發展是二種有相似目標、策略及目的的步驟。一個是着重一個成人的學習者，而另一個是在關心社區的學習及授權。再者，雙方都爲各自的參與者都在尋求持續性終身及自我引導技術。兩方面亦都希望他們學習聽衆能夠主動學習而慢慢變成自我引導。下面以表示兩者之相同性。

成人教育	社區發展
聽衆	個別成人學習者
目標	社區團體
	自我引導
	自我信賴
	對教育步驟負責
	控制發展步驟
	終生教育
	持續性之自我信賴

雖然成人教育與社區發展共有上述之目標及工具，而有關前者方法之文獻，發展較多。因此當我們在決定成人教育應用到社區發展上之範圍時，有幾個考慮是需要強調的。首先，成人學習者是很少受有關社區位置之影響或變化的。而社區的狀況是受到了社區之政治、經濟及社會因素之影響很大。這些因素及狀況在我們要將成人教育原則，應用到社區發展之前是需要認清及了解的。這些因素及狀況與權力關係，社區內在動力及社區與外界之關係等有關。

實地經驗：以成人教育爲指南

本文是採用二個在鄉村牙買加及一個在城市玻利維亞的實地經驗。對這兩個國家之方案訪問是由北美非政府組織（NGOs）所支持。在牙買加的二個實地經驗是有關農業發展的短期性指定工作。第一個是需求評量，第二個則是在農業社區之參加之下設計一個農業計畫，也包括訓練若干社區人士及農業溝通者。相反的，南美的經驗是一個研究獎學金，目的在爲拉巴斯社區教育方案之參與評估方法做實驗。這幾個實地經驗看起來好像沒有關連，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三者都採用成人教育之方法爲指南，而把三者連結起來。

1.外來的幫助者當作學習者

在牙買加的需要評估經驗，在方法學的觀點來看是最早且最非正式的；有些作者稱之爲人類誌的及非正式的訪視（Seriven, 1977）。在二個星期的期間內，工作人員非正式地訪識了個別的農夫及幾個開會的團體。在辦理第二個方案的時候，放映了哥倫比亞農業方案的幻燈片，在這些幻燈片裏呈現了那裏很惡劣的氣候，所帶來的很艱難的農業狀況。看完幻燈片後，大家都注意到這一點，而立即提出許多改進哥倫比亞經驗的建議。有些人甚至於很敏銳地發現到幻燈片裏所呈現出來他們所陌生的創新技術。幫助者，在沒有事先計畫之情形下，變成某些程度的學習者及老師的聽衆。

經驗中最顯著的部份是外來幫助者努力要去參與社區需要認定之角色。幫助者與民衆站在同一立場參與認定，使他贏得了社區對他的接納及許多相互關係門戶之開放。雙向的意見交換因此也產生了，所以幫助者需要扮演某種程度之學習夥伴角色是相當清楚的。這樣外來者就不再被視爲是找麻煩的專家，而是共同尋找正確答案的溝通者及工作夥伴。

2.社區自我引導的學習

在牙買加的第二個經驗是發生在第一個經驗的十八個月以後所做的。這次經驗的目標是在設計一個農業計畫，以及將一些男女青年訓練爲農村工作者。北美非政府組織利用這二個經驗的空檔曾做了一個農業調查來收錄社區的資料，也曾僱了二個臨時工作人員參與此事。當調查獲得有關農村社區自己所覺察到的需要之有用資料時，第二步就要進入特殊目標之認定工作。

成人學習者使用需要估量方法——如能力簡要描述（Rnoreles, 1975）——以引導他們從需要認定步驟來發現學習目標。幫助者協助社區以類似的步驟來發現可能獲得北美非政府組織支援的山坡地耕作，第一步就是與農業社區的民衆一起開會，來澄清我們有關農業之假設；這是一個可以發現參加會議者一般背景的最重要的步驟。這一點做到了，很自然地就可以接着做需要及目標的認定工作。

訓練的方法是隨着成人教育的原則發展出來的。以農業改進者來說，就是指對學習者與參與者之角色研究發展新的態度，它需要新技術之資訊收集及溝通，也需要一個同業學習結構來滿足農夫們的需要及改進者的熱望。訓練方法包括理論課程、觀摩旅行及實習等，在這個地區裏可運用的機構或資源都被要求來共同研擬未來的訓練計畫以發展當地之人力資源。

在訓練裏強調農業溝通者角色之重要性，它建議採雙向學習之方式來取代傳統式的單向提供訊息的做法。透過觀摩旅行，這種關係的適當例子被觀察到了，更進一步訓練的機會也產生了。最後，以這種方式提供一個機會，讓社區學習一個步驟，可以協助他們獲得一個工具來處理其他的問題。接着而來的是，類似成人教育目標的終身學習，特別是學習如何學習的概念。

3.社區參與評估

玻利維亞研究之目標是對拉巴斯周圍幾個郊區居留地，社區方案之參與評

估方法做試驗，它所採用的評估方法，包括啓發評估（Richards, 1985），目標開放評估（Kinsey, 1978），及參與評估（Kinsey, 1985; Parlett & Hamilton, 1977），被推薦的方法以品質性之評估估優勢。

透過這種自然的方法，評估者企圖將參與者當做「評估之對話者」（Richards, 1985: 87），他的角色是協助方案有關團體之間之溝通。芮卡多補充說啓發式方法需要了解整個談話中參與者所用術語之步驟；參與者是一個專家，他的這種從眞實的步驟中學習的做法是不可缺的知識。如此就可以將自己從現場實地所獲的觀念，與高級職員所提供的方案記錄中所得到資料，以及其他機構的觀察等相比較。

這個方法的第一步是將從基層民衆獲得的概念與高級職員所描述的官方方案報告相對照，而評估者並應先到現場去收集資料之後，再去與高級職員會談。重點應放在社區民衆所察覺得到影響，而不是決策者對方案進度之報告。

拉巴斯的郊區居留地事實上是稱不上爲社區，這些居留地是由於近來的移民而形成的，以社區的觀點來說，他們還需要發展凝結及引導之意識。他們的成員是農耕出身的，依季節之需要要定期回去照顧他們農地。他們不屬於任何一個地理上的社區，而是爲生存而跨越着二個世界，苦命人之大聚集。居留地裏的困苦生活狀況引來了許多北美非政府組織之救濟及發展支援，北美非政府組織爲了要使社區團體保持興趣而不斷地提供救濟，所帶來不幸的結果是製造了某些程度之競爭氣氛。

在這種情形之下，很難期待社區成員對方案表示眞正的意見。再加上，在像北美非政府組織這種階級性的結構下，工作人員也不容易坦白地表示自己的看法。因爲工作人員及社區成員坦白地表示自己的看法就構成一種挑戰：會不會因此而被減弱昇遷的機會或持續性之支援？在這種情形之下，使得作者對那些阻礙了眞正參與的情況不得不特加注意。

對實地經驗之展望

在這裏，我們的假設是將某些成人教育的原則應用到社區上是發展參與之催化劑。根據以上所描述的實地經驗，使作者認清，第一成人教育原則有運用到社區發展之可能性。第二是應用這些原則必須符合某些條件。這二個目標並不是分開地提供給任何一個方案開始時作參考，而是以這些觀念將三個經驗連結在一起。

認清條件

在實地經驗中所認清的條件有三項(1)機構之結構與權利之關係，(2)社區凝結力，(3)外來者之角色及工作方法。這些條件是有相互關係的並且相互依賴。舉例來說，一個屬於階級性結構的機構，可以要求採用外來者之方法到相當大的程度。社區凝結力之程度可以決定成員對一個機關之依賴程度及願意參與外來者所提供參與方法之程度。

1.外來者之角色及方法

外來者之角色也是方法之一部份，無論是指有關研究計畫之方法方面式，單是外來者與社區之關係。外來者對人之技巧、價值、語言能力及意圖，將可以決定社區對他們的接納及瞭解他們的角色到相當的程度。這方面涉及對問題之評估及態度；外來研究者願意分享的經濟及學習，才可能跟社區成員及工作人員交換新的態度及評估。如此，研究者因此就變成比較敏感（in goulet's terms），在教育的經驗中亦成爲一個活躍的參與者。

在第一個牙買加經驗之後，所採用的方法，沒有受到阻礙（Webb et al, 1966）且描述高於分析。研究者爲了顯示自己也是來自相似的農業環境，而參

與者徵求意見這件事，很清楚地說明了外來願意學習。這種做法使社區成員對外來者之經濟產生了興趣。此種雙向地交換訊息，不管結果如何而最重要的是，對參與者闡明了農業學習的新的與不同的態度。作者認爲這樣不但可以規避陳白氏（Clambers）所說的「專業性盲目」）又可表示對農夫中現有專家之尊重。

2.社區凝集力

那些被訪問過的牙買加已成立社區，具備有處理變化的能力。當有相同歷史背景的人數居留地，具備有內在的凝結力及彈性之特性時，這種能力才會展現出來。至於在拉巴斯郊外的新居留地就面臨着不同的困境。他們大部份是來自愛瑪拉的移住農民。這些人都是因爲階級及種族的因素而被都市社會所拒絕，生存對他們來說本是一項莫大的掙扎，再加上要去適應一個新的陌生社區，更是難上加難。其中許多人還得配合季節的需要定期地回到他們原來的農村社區，他們這樣做是爲着新的前途及期待。

社區之凝結力有助於教育原則之採行，以成人教育的概念來說，社區凝結力也可以解釋爲社區對自己持有明確的形象。在成人學習者來說自我形象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名詞——自我信任。同樣的一個已成立的社區如對自己有清楚的形象，更容易學習並漸漸地變成自我引導。再說，拉巴斯的移民地區，尚未具備社區的條件，他們僅爲了生存，常常需要救濟。他們不斷地在移動，小社區的概念很模糊。學習不是他們的問題，而生存才是第一重要的，在求生存的過程中，如果產生學習，也完全是偶然的。

3.機構的結構及權力之關係

從機構結構的角色來看成人教育原則在社區發展之應用，以拉巴斯經驗來看是特別清楚的，基本的原因是依賴性。我們所提到的北美非政府組織基本上就是階級管理的模式，對基層的回饋很少注意。社區發展的方法是被隨意地應用，到以集中決策爲基礎的組織結構上。例如草根團體這個名詞，北美非政府組織就把它解說爲說明及發表政策。無目標（Scriven, 1977）及人的品質則很少被覺察到。在報告裏所看到的都是量方面的，對改革者之認眞奉獻很少給與稱讚。

在第一個牙買加的經驗裏，一個組織的自我引導程度與所帶來的凝結力及自信心之間的關係已經很清楚的表達出來。北美非政府組織設立了社區委員會的目的是在代表對資源，如貸款之控制，責任的授權給予委員會衆擬及作爲。但是出乎意料的，被選出委員會裏的執行委員們大都是在社區裏已有領導能力及地位的人。委員會到底是否應該授權與社區外的另外一個已經存在的權力而使他們權力更增强這一個問題，將是北美非政府組織需要去解答的。

重要的觀點是權力之授權仍然可以透過學習的方法。責任之授權應配合個人在團體裏所扮演角色之比例而定。這種情形只有機構對特定的社區具有信任及同理心之價值及哲學概念時才辦得到。

認清原則

在成人教育所認清的是：(1)自我引導，(2)終身學習，(3)由學習者負責及控制，及(4)計畫對偶然學習之比較。這些原則不但可以應用在設計訓練社區改進者方法上，也可以應用到整個社區。再者，它們也可應用到其他單位的角色上，他們扮演學習者比老師的角色多，將可與社區之間發展一種更具信賴及尊重的關係。

(1)自我引導

對一個成人學習者之能力簡要描述，需要決定學習目標，並開始對社區做

第一次現狀及需要評估。

就像成人學習者要認清資源及尋求諮詢一樣，幫助者對社區所要做的事也是一樣。一旦基本之假設及需要被認清後，再與社區的代表們商議後，方案的目標就產生了，因此作者認爲讓社區參與自我診斷及方案設計，基本上是參照教育之原則。

(2)終身學習

成人教育之每一個工作人員及參與者都有結合起來共同設計社區方案之可能性。在第二個牙買加經驗裏，與社區初次的會議就是一個開端。因此學習的課程都能與當地的可用資源相配合。每項工作說明都依照二個目標來設計的：就是工作人員的教育目標及團體在農業上之學習方法。

透過團體的方法來發展學習及方案目標可以給社區帶來內在凝結力。同時亦有助於工作說明、對個人期待之注意、以及促進進步之可能等之設計。强調訓練方法給參與者提供了一個經驗，可能幫助他們在實質基礎上獲得參考或改進。到最後機構將在參與方案的人已經獲得了新知識及技術的時候，從該地區撤退。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們需要有團體共同計畫學習方法之經驗。

(3)學習者自行負責及控制

我們曾說過自我引導及對學習負責是包括學習任務內。注意自我形象，在決定態度時的評價角色，以及行爲之意義等允許在設計訓練計畫時環繞着他們的自我形象。再者，它可以對造成失敗主義態度的價值觀或可能要從牙買加的農業訓練追踪到過去殖民地時期的價值觀挑戰（Turner, 1979），改進者接到了一張很長的責任單。最初他們發覺他們的責任太重，要求更多的訓練。北美非政府組織對他們的要求及期待引導他們認識、辨明、及表示他們感覺需要更多訓練的想法。重要的是以透過這種方法使他們看清了這些需要而對他們自己的事業發展要盡一些責任。

(4)計畫與偶然學習之比較

以一連串會議爲基礎，爲了要闡明改進者任務起見，若干學習目標就被認定了。部份訓練要求改進者對一個指定的題目作一天的資料收集練習，這種練習的目的是要改進者認清社區裏的學習資源。這樣就可以引導他們的學習者的眼光來跟農夫們講話，而不是一個年輕農事高級學校的畢業生。這可能是第一次他們認爲有價值，並認識從一個農夫可以獲得這麼豐富的知識。並發現今天他們的老師就是過去他們所不注意的人。

訓練也包括觀摩旅行、上課以及與農業專家們深入會議等。這樣可以鼓勵他們回去翻看農業課程的筆記本，來對所獲得資料尋找應用的方式。他們的訓練是有目標且連續性的，在每個階段都可以評估進度及建議變更路線。

結　語：

成人教育及社區發展有若干相同的目標；加强自我引導、自我信賴及維持學習及發展。有些成人教育原則及方法有可能被應用到社區發展上。這些原則包括我自引導、終身學習、學習者自行負責及控制及計畫對偶然學習之比較等，並在某些條件存在時這些原則才可以加以應用。所謂條件就是權力之結構、社區凝結力以及社區組織者之角色等。具備了這些條件後就可以將成人教育之方法及原則作爲社區行動之指導工具。這些工具使促進社區民衆有能力及意願爲自己的發展負責的參與方法更加系統化。

註：芮卡多、拉米雷司是加拿大，安大略省，蓋爾夫大學教育發展方案的助理。

（本文譯自：Ricards Ramireg: the Application of Adult Education to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Vae. 25 No. 2, April 1990; Briti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